



左傳快讀 袁公十八

712
1510
164



門 〇七 12
編 卷 1510
卷 16止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十八

同學諸子參閱

善化李紹崧品選訂

履道 晉道
謙道 頤道
泰道 恆道
豫道 萃道
校字



晉杜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林堯叟唐翁
朱申周翰兩先生參註

本朝馬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公名蔣定公子蓋夫人定姒所生四歲卽
位在位二十七年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哀公

鄭聲	晉定十	衛靈四	蔡昭二	曹陽	齊景五	宋景二
七年	八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八年	十四年	十三年
敬王二	杞僖十	陳閔	秦惠	楚昭二	吳夫差	越勾踐
十六年	二年	八年	七年	十二年	二年	三年

新訂左傳快讀

卷之二十一

哀公

夫椒 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山即

西洞庭山也今在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

吳入越 不見經

夫椒吳郡吳縣西定十四年越敗吳于檣李南太湖中椒山此所謂三年乃報越也

會稽 在今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吳王夫 音扶 差敗越于夫 音扶 椒報檣李也遂

入越越子以甲楯 音允反又 五千保于會 音扶 稽

便大夫種 上声 因吳大宰嚭 音鄙 以行成吳子

將許之伍員 音云 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

曰有一番色澤一番結構來信口讀滑辜負匠心也

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 平声 澆 澆 殺斟灌以

伐斟鄩 音尋 滅夏后相后緡 武巾切 方娠 音震又音逃

出自實歸于有仍生少 去声 康焉為仍牧正

基 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

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 七計 之以二

新訂... 卷之六十一 哀公 由工書屋

有虞 杜註梁國有虞縣今河南

虞城縣南三十里有故虞城

庖正掌膳 賴此以 除其害 君名 思有虞 以二女妻少 康姚虞姓

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 七計 之以二

伍員諫許越成吳為主也劈頭一句一賓一主卻是暗將越伴說到庶左氏亦便自始至終敗夫椒報檣李遂入越以行成不告慶不告敗句句雙說以與中幅兩番文字相配蓋同此批敘斷結而移步與形即

臣聞之先引古語立一篇之主下以昔字今字作兩層說賓王不分承而用總發較前格更緊一分少康過澆雖分應樹德去疾然過澆滅夏而少康滅過兩滅字相對分明去疾不盡勢必反為所滅已為長寇仇者寫出悔不可追榜樣最是借賓形主警動人處若各開看便寬

杜註梁國有虞縣今河南

虞城縣南三十里有故虞城

除去疾惡 必使盡淨

澆寒泥子 封於過者

二謝夏同 姓諸侯

相夏啓之孫失國而依 后緡相之妻 於二斟復為澆所滅 娠有孕也

自實穴 逃山

后緡有仍氏女 遂歸于母家

遺腹生子 是為少康

少康既長為仍 國牧正之官

基 澆為毒害能備戒之

椒澆之臣遂求 少康而殺之

有虞國名舜之 後少康逃奔之

庖正掌膳 羞之官

賴此以 除其害

君名

以二女妻少 康姚虞姓

綸今虞城縣東南三十里有故綸城

左翼云樹德莫如滋二語於端篇中所論皆去
其盡未嘗一語勸君
也何踐能以小事
大夫差豈不能以大恤
小使果修德行仁寬洪
側怛而無計較大小強
弱之私則天下皆在包
容之內何區區一越而
必殄滅之乎况員所已
者在句踐之能親務施
與生聚教訓越能之吳
豈不能之人謂了胥死
而吳為墟不知了胥即
不死而吳未必不為墟
也

使居綸地而置邑焉

方十里為一成

五百人

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

而兆始其謀猷

以收拾夏之遺民

撫循夏之官職

少康使臣名艾者謀候澆之閒隙

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

使子名季杼者以計引誘殪澆之弟居於戈

少康滅澆於過季杼滅豷於戈

恢復禹舊日之功績

謀澆使季杼誘豷反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祀夏祖宗以配天帝

遠不失舊日之天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戈而越大

言與越求成或將由此而豐大之以為吳害

越王句踐能親愛其親而務施惠於民

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

所施者皆得其人

所親愛者皆有功勞

吳越境十相接

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

世世爭戰

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

是天以越子吳而吳又許其成以長養之

食消也已止也不可消食而止其患

而長上声下同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

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

言自此越以十年生民而聚財

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

民繁財富又以十年教訓而後用

言吳之宮室將為越之池沼極言其滅之甚

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

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

不告敗也

元年

吳侵陳經不書

在定四年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

傳吳侵陳卻追敘陳辭吳一番議論蓋克越是吳禍而父讎則釋舊怨則修即此復見禍之所

問欲從楚者立於西偏

欲從吳者立於東偏

國人不知所從故直從所居田

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

在右者居右無田者隨逢滑陳大夫不左亦在東者居左黨而立不右當懷公而進

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

韓友一曰吳已有楚不謂之禍楚已失國不謂之禍吳楚之事晉不在其局中而忽以晉為主其高識由人意外

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

吳助入郢楚昭出奔

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

禍福并說重禍一邊以辭吳為主也前用雙提故後亦用平起兩臣問正相應公獨問禍故未單收禍字以應之平側處脈絡最審細也

前段禍福分屬吳楚猶放活說後段則直以禍于楚而明以禍于吳主賓輕重交互說來圓警無比

左翼云楚無德吳未見德正復相等二國交兵何以云吳暴骨如莽而楚不艾殺其民以兵端開自吳楚不得已而應

之也楚自昭王即位無日不有吳帥楚之敗也以此吳之亡也亦以此是時吳方入郢遂滑偏持此論以斷二國之禍福的屬千古隻眼

言國家有此成敗其類甚多

豈必皆亡○俞云陳亦滅不能復振而復封者故云

對曰國家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

愛民如傷惟恐其有驚動民歸之則天佑之

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

莽草也斬艾民力如治土莽惟恐其不盡民怨之則天亦怒也

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

死者暴露共骨於原

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傲於兵暴

野如草之莽莽然使之知懼而改過

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

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

召陳不至闔廬事也故為修先君之怨

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

怨也

元年 吳師在陳 經不書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是一篇議論常格文字

然藏得許多活變在單

句另提以下分兩扇對

說所以敗我安能敗我

收局最整而前段用板

調收句卻輕後段用宕

使人不測又上段七不

字總說在前在國在軍

分說在後下段兩必字

兩是字總說在後次有

宿有分說在前奇偶順

逆字字有法

不當思人但當思己此

意在德處大抵用之收

局作轉進一步說法遂

成常調此文忽變在起

手憑空提唱尤妙於一

在定四年

其嗣謂夫差

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

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

平地作室不起高壇

席，室不崇壇。

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

器用樸素不尚形丹鏤刻

器用樸素不尚形丹鏤刻

器用樸素不尚形丹鏤刻

器用樸素不尚形丹鏤刻

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

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

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

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

勞，後更不敷衍一筆，最是脫換熟境妙法。

相睦不必透發者，因大夫皆懼，只以無患吳為對針也。文各有主，初非好為脫換耳。

左翼云：夫差父子皆日傲於兵，而暴骨如莽者也。自子西論之，又有天淵之別，以勤恤其民與視民如讎，固自不同也。况食居器用等項，一儉一奢，相懸萬萬，遂滑論闔廬已中要害，然語猶多大概。至于西論夫差，盡發其癥結，則弊病瞭如指掌矣。兩篇議論，相似虛實不一，當細玩之。

新丁三專九責

哀公

六

行所欲必成玩好

去声

必從珍異是聚觀樂

虐使其民
視如仇讎

驅之爭戰
日新不已

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

音落

也已安能敗我

衛靈公卒蒯聩之子
子輒立是為出公

敬王二十二年

夏四月丙午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

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子南名鄧靈
公子僕御也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

公又以欲立鄧
之言為鄧謂

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鄧不足以辱社

堂上有君
與夫人

堂下有卿大夫士三揖者周禮云孤卿
特揖大夫以其等特揖士旁三揖言立

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

嫡當以禮與內外同之今
君私命必不從適足為辱

南子也

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鄧為

新訂左傳

卷之十一

哀公

七

此篇傳納世子于戚事為贖父子爭國起本也經書世子蒯聩則輒不當立可知唯衛侯本不欲立輒曰余無子安有孫即夫人亦本不欲立輒乃立輒勉強之詞徒以公子鄧力辭故即鄧亦原不欲立輒曰亡人之子提出亡人欲其以子而讓父故以子讓父則贖不得之夫人而得之於子夫人不能強鄧之必立亦自不能蔡輒之必讓而無子而有子矣篇中寫子南不立

凡作數番轉折前對君則委之於夫人在堂後對夫人則又實之於不聞君命反復推托只欲以己之議感悟輒心而歸之贖也無奈輒既立後一概抹殺以致乃父跟踉跋涉宵迷於途哭告於門寄身於戚而公子亦付之無可如何矣此傳直作夫子不為衛君註脚自來責罰以讓生亂者不知郢心且不知左文者也

亡人之子四字八面俱圓就夫人言之此已亡人之子矣不妨立也自輒言之固亡人之子也如之何其立焉而不還之父也妙絕

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

設若果有此命

亡人謂崩贖

言已用音與諸子不同

君薨時我在其左右

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

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

夜行迷路

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

輒者始發喪之服

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纒

欲為衛人逆故衰經成服

告于戚邑之門而人舉哀

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

入遂居之

衛出公 秦惠公卒 元年 子悼公立

敬王二十三年

胡傳云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火延燒於魯君之宮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

顧府庫之藏言常人受財

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适

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御於君之書使

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此與宋鄭救火篇筆力更為矯變看連點五至字寫盡倉皇拉雜妙只在火踰公宮一踰字將天火之幻之猛之速一筆勾出自令變出聲勢洶湧而百忙中又先著救火者皆曰顧府一

新丁

哀公

八

曲禮書屋

便於五至字托起一層

待命于公宮

庀具也言具女之所職而有不在其罪死

此時已入山人海亂軍無主然後連片寫出五

書俟于宮曰庀四婢反

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

齊動手神理此為寫人之極筆具此靈奇誰謂

宰人家宰之屬

待求之命

畫威陽一炬難也

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音兼有常

兪寧世曰此與宋鄭兩

校人掌馬乘馬使四馬相從為駕之易

巾車掌車以脂膏轄為行之易

國之百官各備其官

火政不同彼是預知有災此是人火延及故彼

刑校人乘繩證反下馬皆同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

將帷幕用

遇鬱攸則出用之鬱攸火氣也

彼由相臣故連絡貫串

變難故慎為備

水溝濕

遇鬱攸則出用之鬱攸火氣也

此則諸大夫各出意見

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音由從之

皆火故救得散漫此則

以所濡帷幕冒蓋公家之屋

始救太廟及各祖廟

悛次也外內以悛十全助所

火在宮廟之閒故先其

蒙茸音七

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十全助所

重者大者彼因天象而

推到列國故決災在前

此因人事而推及二公

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

乃識其與

乘車公車也駕之以備緩急

象魏門闕也魯謂之兩觀桓子為哀公御車立

彼從之安保公宮大廟

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

府庫俱無恙耶豈特災

於門闕之外

火勢傷人則止勿救有財可為不欲重財而輕民命

桓僖已耳故五人獨詳

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

景伯其救火之功洵非

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

槐富父終生之後

四子所及料而四子之

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至曰無

所為景伯已預為之備

備像無素而欲責辦於官猶拾汗終不可得藩汁也

表識人道風所向者去其葉積

鄭僑宋也而後此其嗣

備而官辦者猶拾藩尺審反也於是乎去表之

響歎至若災及桓僖大

約此二宮去五廟稍遠

九

蒙茸不及故燬之雖天

道亦人事也孔子在陳

九

之言似不能無疑義且

夫子所不語者怪力亂

九

神災二宮而云天道即

備而官辦者猶拾藩尺審反也於是乎去表之

九

怪也怪豈夫子所輕言
哉是必不爾殆作者假
聖人前知以為斷耳非
實有此語也如君為主
其先亡及定公卒夫子
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
賜多言也豈於己獨恕
而人獨明乎豈聖人而
能若是乎

稟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
無相連○還本又作環

言桓僖親盡而廟
不毀宜為天所災

四年

秦悼公 齊景公卒安
元年 子朔立是為成侯

五年

齊景公卒安
孺子荼立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燕姬景
公夫人

不成末
冠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嬖之子

○觀此一句茶為孤立陳乞之謀亦諸大
夫之所願也且立嬖從未有得終於國者

茶音舒又音徒嬖音其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

年老

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天子若之何公曰

言諸大夫當國家
閒暇而無所憂慮

則恐有疾病
不得為樂

今無疾病
且圖為樂

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

音落

又何必憂無君意欲立茶
故以此言塞諸大夫之謀

國

高

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

萊齊東
鄙邑

茶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

此篇為陽生竊立起本
蓋深嘆景公違眾立茶
之失也前景公謝諸大
夫句句是不要別人管
他閒事口角後萊人之
歌亦便句句是並沒人
管他閒事口角兩謀字
正相應前語似冷似謔
亦怨亦嘲均屬摹神之
筆

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巨廉反又音琴奔衛公子鉏公

五人皆景公子生在萊者此葬後之言君死而羣公子不得與葬事以盡其孝

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

國家軍旅之事羣公子不得與謀師眾也言眾公子也黨所也之重言之哀之甚也往也言汝

去声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

眾公子何所往于哀羣公子之失所也

之乎

齊安孺子荼元年秋陳楚昭王卒于章乞弑荼而立公子陽生立足為惠王

敬王三 十一年 六年

萊 杜註齊東鄙邑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有萊子城

須知萊人不是痛羣公子正是痛景公孤立所變而諸大夫皆袖手退也野幕之及亦不能含笑地下矣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去声焉所

假蹇驕傲也

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假蹇將棄子之命

詐作諸大夫之言將謀害子

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

需疑也○需又作需

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此篇極寫陳乞之誘譬頭一筆提破下分兩段先以大夫之言激高國而高國去大夫既即以高國之言恐大夫而令大夫去高國縱橫捭闔曲折詭秘描寫入神

左翼云諸大夫不欲立

茶景公違眾立之專託高國則忌其得君而偃蹇不用命固諸大夫實情也自恃得君而忌諸大夫之偃蹇亦高國真心也但彼此雖有疑忌之意未遽有傾軋之心而用此搆之語語蹈虛卻言言著實不待其詞之擊直意為之移神為之動矣最惡是己之情與諸大夫之類偏將諸大夫獻媚以彼激此即以此恐彼令兩下都欲住手而不可得謂謝之巧至此真無以復加矣

孰悉此種情狀則千古小人視之不曾如溫犀後燃也

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

又詐言曰 彼指諸大夫 恨我從汝 故欲殺我

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禍

特得君 專寵

又詐作高國之言

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

其端由 於貴寵

此謀已 有成矣

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

汝等何不及 其謀尚未作

先設謀 若待高國之謀 作而後追悔

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

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

高張

夏國

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

莊六軌之道 高國戰敗

追高國

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

圍晏 嬰子

晏圍莒施來奔

六年 吳伐陳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此篇作兩截讀上截是二截下截是追敘未以夫子斷結卻重在下截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

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秋七

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

上截下兩不吉兩則命兩不可筆調相配此一節自為章法兩不如死兩順也死一二順筆調相配又兩節合為章法下截先論王身便添出股肱與腹心為對次論祭郊便添出江漢睢潭與河為對而又焉移之說在不殺之後不是過也說在不殺之前總一截散順逆相配相錯而多旨絡繹段段精神

前收於柏舉

棄陳之盟不救逃吳之讎而還

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

申子 申爵 西名 位

結字 期名

啓子閻名三人皆昭王兄

申為王不可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

子閻五辭而後許為王

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

大冥陳地 吳師所在

退避 王位

大冥卒于城父子閻退曰君王舍其子

敢忘君之盛德乎

讓國之命

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

王或庵曰知死不避非知大道其孰能之楚昭賢矣哉乃不待其救陳始然也前此赤鳥之氣弗崇河神為祟弗祭平日之知道者久矣故城父雖正傳而兩段追敘不早見其生平乎前後如九疑連綿湘烟遙隔未始將知大道點出引書結之通體繁紆朗堂段落俱化

亦無由得罪於河神而受罰也

不德河非所以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

此逸書

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言堯循天之道道皆在冀方有此冀方實自堯始

惟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

滅亡謂夏桀也同都冀州不亦逸

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

此二句乃孔子合論楚昭王以合書

由己率常可矣

附記楚昭王問孔子在陳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楚子與兵迎孔子然後得行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子西沮之昭王乃止此史記載孔子在陳絕糧即此時也

六年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茶

為陳乞所逆故書入 陳信子 即陳乞

八月齊邾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

南郭且于即齊公子 鉅前與陽生同奔魯居魯南郭故謂之南郭且于

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

馬不良不得入於上乘

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

萊門魯郭門也擇無人處言而與別恐洩故也 關止陽生家臣子我也知陽生歸齊故先待於城外欲與俱歸

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

此篇作三段讀論事則首段傳陽生入齊事末段傳陳乞弒君事中段乃補寫兩截中間事論文則首段敘陳乞立陽生下兩段一敘陳乞安頓孺子一敘陽生遷殺孺子兩使字相對蓋通篇以陳乞陽生對寫於章法為一頭兩脚也

此文作意只寫一陽生凡寫其機智過人首寫其謀事之密中寫其要

哀公

十五

由工書屋

盟之婉終寫其絕患之
毒遂令一極長機詐之
陳乞而召之而養之而
立之而盟之而卒至于
泣諺所謂摸著黃刺土
步是佛者也

左翼云入公宮而人不
知孺子孤立無助可知
此詳寫立時事 愚謂
與饋者皆入饋者非不
知之知之而不言是乃
陳乞之謀歟

左翼云立茶諸大夫皆
不欲故立陽生歎無一
言只一鮑牧不難因醉
誣之至是陳乞作主

王或麻目以鮑牧為賓
活畫出一輕疎無識力
人然孺子牛一語沉痛
刺骨陳乞塞口不能對
諸大夫能無動心動則
變變則事向未可知而
陽生稽首數言情至義
盡婉而殺果而圓聽者
不得不回心易慮牧所
以翻然而受盟也一時
情景事機有聲有色通
篇設色最濃艷處

俞寧世曰寫陳乞之奸
好到絕頂寫鮑子之庸
庸到絕頂寫陽生之辣
辣到絕頂蓋三絕并而
孺子死矣○時侯謂陽

外公子曰事夫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

以昏夜至齊不
欲令人知也

而國人竟知之而不
言傳言陳氏得眾

子士之母僖子之
妾陽生隱於其家

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

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
入處公宮恐諸大夫知之也

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

鮑子
鮑牧

鮑牧臣差
車主車之官

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反車鮑點曰此誰

見其醉
故誣之

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

汝奈何忘先君之愛遂背之而他立乎

即陽

○瑣語碎語極警極痛宜乎陳乞啞口

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

我可為君則必
不怨而殺汝

奉義而行者也君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

我不可為君則
不必惡而害我

子以為義則 子以為不義則
我進而為君 我奉身而退

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

或廢或興
勿用作亂

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

生雖辣不能敵陳乞之
言陽生亦君之子何不可
好所以卒死于陳手○
胡姬景公妾安孺子之號賴齊邑名

愚謂陳乞始忌高國繼
畏鮑牧雖誣之而莫敢
劫之亦可謂不庸矣云
誰非君之子與季札之
對吳光同意使為悼公
者若能待以隆禮委之
重任陳乞雖強能無顧
忌未幾鮑牧而悼亦亡
天之厭姜氏也故如斯
抑亦妻自為替耳

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
三人景公嬖臣茶之黨也或拘或因文之變也

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
朱毛齊大夫

賓之邱。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
人之置君與置器不同

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
器有三則更迭為用不至匱乏

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
僖子幼小不可得而諂訪

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
既有凶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

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
所以求長君而立之

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
夫此孺子茶者有何罪過而敢廢之也

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
小謂殺茶朝自己圖謀之可也何必問陳子

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
駘齊邑

左氏重寫陽生據事直

左氏重寫陽生據事直

左氏重寫陽生據事直

左氏重寫陽生據事直

左氏重寫陽生據事直

左氏重寫陽生據事直

左氏重寫陽生據事直

左氏重寫陽生據事直

左氏重寫陽生據事直

左氏重寫陽生據事直

左氏重寫陽生據事直

彼也經書陳乞弒茶著禍所由生也合公羊胡傳而參看之可曉然其喻矣

及冒淳

及昌淳齊地名

齊悼公 楚惠王元年 元年

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夏公會吳于鄆

才陵反

吳王夫差欲霸中 吳來召魯就國故哀公會之 索百牢之禮

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

未制此禮

是時吳過未得百牢

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

魯不可居宋之後

晉大夫范鞅昭二十一年聘魯魯享之以十一牢

今吳王君也待之以百牢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

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

吳王若違先王之禮不如范鞅之貪

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淫過於常數矣

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

我周之王天下也

上物天子之牢不過十二之數

天有十二次故禮亦象之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

○兩對立格以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作眼目他詰我無禮我偏以無禮責他前他借范鞅作比我即就范鞅以斥之後他詰大夫不出何禮而我更將乃祖無禮以辱之又勁直又尖利又輕薄又老辣景伯端木喉舌皆是鋒鏃不如此不足以挫小人之銳厲矣

此篇傳會鄆事詳寫吳之無禮為黃池起本以未句無能為也為王意不在文而文乃特工

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

棄天十二之數
昔周制禮之本

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

必肆凶惡
而來伐我

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

晉註言國君長大於道路之閉蓋以
長字作上聲讀。愚玩對語當作汝

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

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

國徵百牢猶是歷來以
強陵弱氣習故景伯答
語頗宛詰大夫不出門
則鄙陋不堪之甚者也
故子貢直以其始祖出
身時鄙之凡應對辭令

畏大國故不
敢虛國盡行

如索百年
非禮之甚

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

則其包藏禍
心不可測也

今我魯君既恭
吳命而來會

大夫稱老言康子豈敢
棄國輕出不量大國乎

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

端立端服也委委貌冠也
遂有民眾服其本服治以中國之禮
位不能行禮致化
大去無子仲雍嗣

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

故效吳俗短
其髮文其身

裸衣露體
以為盛飾

仲雍豈以如
是為禮也哉

止其權時宜以
避災害然也

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反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

必相其人出言以後之
使之無所藉口若稍涉
支吾反成話柄矣不惟
無益而又有損慎妄言
之不可不減也如斯

敬王三十八年

杞倭公卒于維
立是為閔之

吳伐我

去年季康子伐邾以邾子益來邾大夫夷鴻求救於吳故吳人來伐魯

叔孫輒魯人出奔吳故吳子問伐魯之可否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

魯有大國之名而無情實

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

不狃與輒同作亂亦吳者故輒因以告之

遠去其國

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往歸人之國

所往之國未為之臣而若有伐吾舊國者

則還奔命以赴之

雖為舊君外節可也

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

顧氏曰若已託於他國而臣事之雖不奔命猶為之隱惡

行出亡也

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

不可以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

輒魯宗族故謂之宗國

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

正義率引導非為帥師也以知魯道故

子張即輒也病其失言

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

子洩不狃也

言魯平時雖無與共立

及其急也人人將自危皆為之致死

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

黃仲炎曰讀春秋而知魯之為國始末三變焉魯始受敵國之兵如戰于郎戰于奚而不言伐我西鄙者蓋邊鄙有備敵至則戰故言戰不言其伐也其後疆場之備弛故言兵得以乘之而春秋書曰伐我北鄙伐我西鄙然猶見鄰敵之寇止為邊思而不能直造其國也今哀公之世如受吳齊之師則又不復云伐我北鄙伐我西鄙而直言伐我者以見其直造於我國都也夫使敵兵得踰越邊鄙而直造其國都則其為國可知矣

汪克寬曰哀公在位七年加兵於邾者五而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恃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年書吳伐我比事以觀則魯之受伐蓋有由矣

此文作三段看吳伐魯而盟還前虧子洩後虧景伯叔輒是反陪子洩微先是正陪景伯中陪鄙人王犯承上險道與波同車使能預為盟還作地而景伯與懿子一番議論實為一篇之主

新言本傳... 回顧起句埋伏結句兜... 完密玲瓏其妙非可... 以鹵莽睹也

韓友一曰公山有魯至... 魯豈陽虎者流前之以... 費叛者仇季氏也故因... 之可以用魯用魯可以... 為周仲尼欲往觀此可... 以知公山之本末而大... 聖人之用心矣

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是以吳為讎者
並魯而為四也

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辱辱亡齒寒

申說二層
見其必然

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

故由險道欲
使魯成備也

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

鄆人亦僑田於吳者鄆人滬
績營於水而魯人拘執之

言何故濁我
水滋滬也

田焉拘鄆人之滬營者曰何故使吾

鄆人前被拘者恨武城人
遂引導吳師以伐武城

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王犯吳大夫奔
魯嘗為武城宰

澹臺滅明名子羽武城
人其父與王犯相善

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

國人懼其
為內應

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

前季康子欲伐邾享諸大夫謀之景伯力言不可昔吳盟而伐邾懿子以
為賢康子弗聽卒伐邾以邾子歸今故曰召之而至又何求語甚怨懿

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

東陽五梧蠶室
晉魯三邑名

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

看來以下半篇景伯為... 主上半篇將伐魯為吳... 伐戎作引武城一節特... 寫景伯識切季孫為後... 有哉請釋伏脈國未可... 望已有欲歸之心一夕... 三選又有不久之勢假... 合少斯其盟自免城下... 之恥而季孫既畏吳強... 又修何怨苟非子服姑... 曹急智其不為豹婦之... 續者幾何矣看他自子... 洩未可得志一語提破... 從武城後步步都為結... 處作勢有千里來龍到... 頭結文之妙

東陽 今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

里今名關陽鎮費縣西有五梧城

蠶室 或曰今滕縣東三十里有

蠶母山是也按春秋滕不屬魯亦應在費縣西北境

五梧 魯邑今費縣西有五梧城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

言此二人同車俱從死戰是魯能使人不可望得其國

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

微虎魯大夫

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

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

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卒兵也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行卒中語甚混沌或是帥卒者至稷門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

為邾伐魯單為季斯背盟而來創並不寫他如何設處只輕輕於前段

點一斯與之戰此處點一或謂季孫而季斯之一等莫展但能召災莫能禦侮活現紙上最是嚴冷之筆

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

畏微虎也

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

此事在宣十五年

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我魯雖被吳師而於國勢尙未有損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

吳師輕窺國又阻遠

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

哀公

二十一

伯工書屋

以其言不見從故
負載書將欲出盟

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

子服何即景伯釋舍也。魯人欲因留景伯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

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

不許盟
此吳夷

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杞閔公
元年

齊人弒悼公立其
子壬是為簡公

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

齊簡公
元年

敬王三十六年 十一年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伐我二十有一唯哀八年吳伐此年齊伐止書伐我餘皆言四鄰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去年吳魯伐齊
南鄙師于即

二子齊
大夫

清齊地濟北盧
縣東有清亭即

齊為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今長清
縣也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

一子守謂
季孫守國
二子謂
孟叔

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

自度力不能使
居竟內近郊之地。○疑參云言不
能禦諸竟亦當近郊之地以備守

季孫曰。不能求。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

新訂左傳快讀

卷之十八

二十三

曲江書屋

胡傳云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在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讎及鬪請師於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讎及鬪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郊之戰自是出色寫冉有要其寫冉有乃所以形三家通篇分兩大截讀也。伐我及清提起至右師從之往是未戰

前事一勇一怯得失已具下半師及齊師提起至洩曰驅之往是正寫戰事一勝一敗功罪分明中開忽插公叔務人一番議論作通身關板不能死是照後文直作三家總斷故末竟與再有一例評贊蓋贊冉有以反刺三家而正斷則計之務人口中不但聖人慎于立言亦左氏之精於搆局也已

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

并此不可總見不欲戰意
言二子并不肯居封疆之閒則魯君亦不必親出
一子謂季孫言二子既不可汝季屬臣屬也言不戰為不臣
君室都邑居室之人

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

以一都之眾敵齊來伐之兵車有餘矣

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

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

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

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

上載又八節用述說季氏謂其宰節為冉求分派三子季孫告二子即寫冉求獨激季孫使從於朝節寫冉求兼愧三子帥左師右師節賓主雙提而詳上略賓已為下伏脈

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音掌氏之

使冉有隨己之公朝
黨氏溝朝卜地名

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叔孫武叔呼冉有而問戰事
二子一心故彼此皆問
言汝輩君子自有久遠之慮
言戰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

人何知懿子強上声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

惟量度己之力而共也
蓋武叔知冉有責己不欲戰故有是言不成丈夫見得算

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

不得是君子
孺子洩懿子之子武伯也

丈夫也退而蒐乘去声孟孺子洩帥右師顏

新訂上專央讀 卷之八 哀公 二十四 由工書局

整齊條理也左氏敘戰大篇此又出一格矣

二子孟氏臣

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

言樊遲年少

卽冉

言年少

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

按寫出左師先謀後戰何等慎重何等果斷社稷賴以不辱何則能用命也寫出右師泣者泣死者死者奔奔各自為謀絕不相顧何則不能

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

南城

孟孺子洩所帥之師五日乃從

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

言不

師公之

保守

緜稅

願稅

馬能默為賢其與獲甲八十三列踰溝者同朝近論有功者如此有罪者如彼曾何視顏相對

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

乎作者極惡右師之不忠故於敘戰一截而與左師互相發明也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

先寫務人後寫不狂此兩人極是右師出色人物然寫來非為右師出色也特恨庸將無能遂致英雄憤死

已不敢不死。左翼云此段見冉有激厲與師弗許多氣力更為下右師奔伏案

應封

郊地名

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

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

不信子之號令也子謂冉有

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

遂與眾約信三刻踰溝

家如遲言從之踰溝。此專寫樊遲見其能用命

左師冉有勝。虛往

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

右師子洩敗

二陳齊大夫涉泗水以追右師

卽孟之反名側

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

諸賢未嘗以輒略自雄稍稍展布便令強敵不

哀公

三十五

南江書局

支可覘抱負之不凡使
右師與左師一心同力

殿居車後也凡軍
敗居殿者為有功

論語夫子稱孟
之反不伐即此

則齊人不能軍更可知
矣而乃不相倚角無端

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

不狃魯士五人
為伍敗而欲走

言我不如
誰而欲走

以致孺子失律喪師孔
子先贊公為惜右師之

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

為齊
所獲

見獲惡
足為賢

徐行而死故此言魯非
無壯士惜上不能謀

○洛接師入齊軍
再破左師之勝

不用命也後贊冉有嘉
左師之能克敵也

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

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

請追齊師之奔者三次
○足見真

○與上齊人從之相映
不能謀也

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去声
人曰我不

左翼云奔中又彼出一
欲戰者妙妙諸人錯綜

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能戰

我雖不欲戰言欲驅馬速走前
而口不言奔言奔此乃著其實

公為即務人汪錡壁重
子名也○應證前言

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魚綺

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

依云三家正卿不及公
為一僮比擬絕毒

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

言能勇於從義不書戰不
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

軍孔子曰義也

新丁左傳快讀 卷之十一 哀公

三六 由江書屋

伐齊有傳末錄

年十一 子胥諫伐齊

為邾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於艾陵大敗齊師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

參養也言越之賂吳猶人養犧牲非愛之

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

吳越相接

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

為吳之計不如早擊越

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

此文與前許成篇有同處有異處有相承處有翻用處有塊進一層處前言不可長此云種不可易此同者也前對行成只說克而不取之非此對嘉賂并照伐齊故參吳盈毀濟欲石田兩兩分剖此異者也前比之去疾卻只說得正意此便承來說心腹說醫說遺類前三吳其為沼此卻翻轉說越不為沼云云此更扶

進說三年一國之事一人之論而種種變化初學細心比勘安有勦襲陳因之若耶前論許成之非此論嘉賂之失其意愈深故其詞愈迫真痛哭流涕之文伐齊意輕故中間只點一筆

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而曰不必除盡病根而必謂其種類焉者

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

言諸臣乃有顛越縱橫不肯恭承上命

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

無使轉生種類於此邑

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今君反易此道畱越以存病根

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

左翼云本是諫伐齊略言吳而詳言越者以吳腹心之疾在越不在齊欲移兵伐之也而究之越不為沼猶疥癬也腹心之疾其逢滑于西之論乎視吳如鯀而用之日新暴骨如芥而未見德焉則沼一越豈能更無越乎不然秦滅六國

何以二世而亡子胥在

吳專圖報復教以黷武

身滅而國旋以亡致死

不悟可嘆也夫○愚謂

除疾遺類楚平之於伍

氏亦然子胥之所抱負

者以此故其所尚論者

亦以此若稍能知以大

義格君心則不至與鞭

尸之過際也入地之舉

其盈也夫屬錢之賜是

其毀也前後兩諫章足

當任員之言行錄云

張梅堯曰吳方與齊搆

難而子胥屬其子他國

可以遺種何必齊

私使人於齊以其子伍封託於齊之大夫鮑氏改姓

為王孫氏以避吳禍○左翼兵交使在其間史記曰

亦難乎弗聽使去声於齊屬音屬其子於鮑氏

吳子使子音屬之事○疑泰云子胥反齊後

賜之劍使自殺屬鏹劍名

為王孫氏反從王聞之使賜之屬鏹力俱反又

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

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越人朝之代齊勝之盈之極也

盈極必致毀敗天道之自然也

吳語吳王夫差還自齊誇功於伍員員不服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

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

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年十一 衛世叔齊出奔宋

疾帥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

弟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墜而為之

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

此篇為世叔齊奔宋作
傳卻詳彼孔圍妻疾事
又囚止圍攻疾并詳敘
夫子歸魯事謂之因事
及事例於事之關係文
之針線本無涉也然前
半輕伏仲尼止之一筆
留於結處復說作一篇
之照應結束蓋事通而
文自聯則篇法所必講
者矣

新言左傳卷之十八

哀公

三十八

由江書屋

疾奔事凡作三層寫前

一層是追敘奔前事第一層是補敘奔後事第二層又推其母以及其甥則皆孔圍之為之也一而寫太叔有可奔之理一面便寫孔圍非奔疾之人夫子胡籃之事即以諷其失而作之斷也豈無端牽合云爾哉

按文子問夫子之言止不攻疾則又遂奪其妻而與其弟致疾生死無依甥舅俱繁雖太叔之荒淫自取罪而文子之使出其妻則雖已月夜救也豈非救其本

于是則疾之淫圍縱之而圍之攻疾獨不思何以取辯於宋朝也乎故子貢何以謂文之問有自來矣

此段若竟詳於前止之文內便輕今另敘作結便重類敘若不分輕重則不見歸趣矣

女子奪其女
不嫁太叔
太叔或時往淫於外州外州衛邑

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太叔以奪妻奪車二事為取
遣太叔
孔姑文子之女疾之妻遣兄嫂也立遣因以嫂為室

恥是一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疾

疾奔宋為
向難臣
徒回
反
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

臣向難
難由是
得罪
向難出自桓公故稱桓氏出在十四年

難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

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鄆葬

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

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

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

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

仲尼仲尼曰胡籃之事則嘗學之矣甲

終言疾之失所也
○鄭少禘皆衛地

僕細
出微
懿子太叔儀之孫
止慈田而飲之酒
見其女
遂聘之

悼子太
叔疾
夏戊悼
子之甥

剪創其
爵邑

胡籃禮器名夏
曰胡周曰籃

哀公

二十九
由工書

兵之事未之間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

以鳥自喻以木喻文子

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

言我非敢謀度亡之私耳

所以咨訪者為衛國之多難也

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

季康子使人以幣召孔子

於是自衛反魯正樂雅頌各得其所

召之乃歸

直書之者以示收法重賦

用田賦事在明年經書十二年春用田賦

季康子

田賦註詳見後文

冉有時為季氏幸故使之訪問夫子○李氏廉曰孔子惡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

只虛言以拒之

冉有三問

其終問曰

時孔子為大夫告老

魯國政事必待夫子參議而後行

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不肯公對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

行政事也

法度合於禮而後行

施於民者務厚

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

夫子明知其言之無益故不對然又不忍聽其加賦故又私於冉有使其以吾言為然不無小補如不以吾言為然則在我固未嘗強聒也仁之至義之盡矣

外極論田賦之非末又言所以不對之意都用一正一反剴切詳明左氏敘述聖論虛敘其體會來

政事之舉 斂賦於民 必得其中 但從其薄

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 牛三頭此賦之常法

吳草廬曰宣公稅畝首 廢井田什一之法則賦 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 作邱甲則賦民之力也 非古矣至哀用田賦而 民財民力竭矣

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 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

行其 常法

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

若欲苟且安 行以快己志

不從仲尼之言 明年遂用田賦

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左翼既云丘不識三稅 不對則田賦之不當以 可知必曰子為國老待 子而行豈欲以加賦之 舉出之孔子之口乎以 邱亦非即有若蓋微之 意夫季氏之貪冒無厭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再 有豈不知之而乃聽其 壞周公之典法而苟而 行為之一再請論語所 譏象斂附益其不以此 歟

杜註古者九夫為井十六井為邱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共出馬一匹牛三頭 今康子欲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則一邱之田出馬二匹牛六頭故言田賦 也○林註以邱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也者田賦之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 也○胡傳云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

復矣至是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足其賦以出 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 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 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一猶不足 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不宜用也○孫氏 曰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於哀公則又甚焉 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也○王 樵曰按賦之本義專為出軍計兵而出兵軍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 漢計口而出則曰口賦哀公遠事強吳事充政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託以 軍用加斂於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 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按先儒論田賦其說不一制無可詳或宗杜註或宗胡傳紛紛聚訟難以備登 愚細玩傳文則以邱亦足矣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兩語似乎宗胡傳者當可 俱存矣

公會吳于橐皋

敬王三十七年 十一年

橐皋 在淮南遠道

縣東南今江南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拓皋鎮漢之橐皋縣春秋吳邑也

公會吳于橐皋

七年鄆之盟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

不欲與盟

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

老實說箇不必尋只一句便了然正誦殊不醒快妙在一反一翻不礙費而意已足也

制其義

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

惟恐寒盟故欲尋盟偏說箇寒盟即在尋盟之中一語勝千百而風調雋逸藥人平鈍

制其義

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

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

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鄆 發陽也廣陵海陵

縣東南有發縣目今江南省通州如皋縣東立發墟古發陽也亦名古鄆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吳徵會于衛。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

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

此篇上半寫子羽勸會下半寫子貢釋藩都是絕妙文字前妙於比方後妙於反復至上之伏下下之顧上自其本色

而出之有意無意所以為佳

左翼云兩番議論情理昭然下或欲或否從此生出

○愚謂既殺吳行人止亦有禍往亦有禍勢則然也與其畏而躊躇焉若敬其乃使二子之謀其往矣若無端木衛其列乎

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

必然放棄凶疾而伐人國

衛大夫

猶足以為衛之禍患

寧可往會

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

譬如長木之摧折

無不受其標擊也者

譬如國狗之發狂

人無不被其嚙也者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瘐無不

噬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

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

長吳竊盟

吳人作藩籬圍衛侯之舍禁其出入而欲執之

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

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

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

侯伯盟主也致禮以禮者

地主所會地之主周註言各相辭謝而歸餼作辭讓非

難困苦也難去声

犬宰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犬宰語曰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子貢乃請東錦以略吳中端為東

若不為衛請

名之而不即來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其眾謂諸臣

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

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

是目較隨其親

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

○又添出一層意濃

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

而是執進一步法

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

按當作恐懼不來不是畏懼歸服

○總括有力

彼責其緩來便起勢就他緩字中發出所以不可執之故全不費力與前尋盟同一機致張悔菴曰哀公以來志子貢詞令極多此太史公附會所由來也然左氏所載是叙向子產一輩人口語太史公所記全是蘇張喉舌

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

學為吳人方言

子之公孫彌在幼年尚幼

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

既被其執而又說其言

從夷之言固而不可改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敬王三十八年 十三年

黃池

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

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而濟水在封邱縣南杜註所謂近濟水也今黃池在河南衛輝府封邱縣西南

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命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汪氏克寬曰先晉以存中國之名書及以著兩伯之實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於越入吳

平公周卿士不書尊之不與會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

二子越大夫為一隊

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一隧

補正隱師古隊字

無餘謳

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夫王子友王子地王孫

泚水名觀越師

越地名

彌庸壽於姚自泚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

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旗

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

天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

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

國守

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

去聲

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犬子友王孫彌庸

胡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列國黃池之會遂及

兩伯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人吳所謂因

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又云

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贖齊

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而莫之敵也

而越已入其國都矣

姑蔑

今浙江衢州府龍游縣也

此三節當作一篇讀前

三節會黃池而越人後

半篇盟黃池而越不通

篇神理都在正惡其間

也一筆以下節節都從

此穿落寫其急寫其悖

寫其一而心中有事一

而且去外面掩飾皆入

神之筆

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去聲

惡諸侯聞之而敗盟 殺之以絕其口

其間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

吳為會王 故爭先歆

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去聲。晉人

襄王策命晉文為侯伯

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

大事 盟也

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

我二臣與之戰 勝者為長負者為幼必可知也

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

言凡有爵祿之人心志充悅無氣色下者

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天子

夷性輕 不能堅 忍久持

死乎？且夷德輕去聲，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

魯哀公

晉人。吳人將以公見音現。晉侯子服景伯對

王謂天子

使去聲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

伯王官伯 侯牧方伯

中開連寫數事皆以乃字為段落首段之爭長次段之帥見皆失意中強作支撐為掩耳盜鈴之計其意都從上告敗惡聞而來而國勝子死氣色已為人窺伯召侯終虛名徒為人御難因此發怒而既因而釋心怵於鬼神況士皆乞糧而勝而此居疾中乎心腹出爭晉長歸及越平所得不償所失也可不為之大哀乎哉

腰襄公之末年晉景始通好於吳糾以弱楚是時吳故不敢與晉爭即晉亦不暇與吳敵相好數十年矣至是楚勢微而晉亦浸衰雄風莫敵者惟知有吳耳與晉爭先晉其可與翼乎建鼓整列二臣死之情亦無可如何說者謂趙鞅司馬探知越人消息故爾云此不然司馬實何以竟言國勝子死也說亦近情 援乃先晉人晉史吳語各自為先諸儒議論互有所主愚謂未之盟子木表甲趙武怯懦故楚人先歆此會也吳子國

亂心非趙鞅以死力爭
似乎晉當先歆然玩司
馬寅請少待之之語確
是吳人先歆無疑讀者
審之

伯諸
侯長

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

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

以吳為
侯伯也

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

則晉成為伯而吳為
侯帥子男以見伯矣

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

而我亦將改其
職貢之數矣

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

按說名兼說利名尊則
利倍名卑利亦減勢必
然也反覆跌宕令人毛
骨俱悚名利二字苟缺
其一焉知不足以蕩其
侈心矣

子男 邾賦於吳六百乘則魯將以
之國 邾賦之半共吳當止三百乘

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

主盟為
諸侯伯

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

悔不以魯
君見晉侯
惡景伯勸止
故欲囚之

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

景伯
名何

言我立後於
魯不畏囚執

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一乘與六人從

一乘三人二
乘共六人

戶牖 杜陳留外黃
縣西北東晉

城是今東昏故城
在開封府蘭陽縣
東北

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

新丁之專決責

卷之八 哀公

二十七

由江書屋

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吳強宋弱故決必勝

吳去宋遠故不能居

敬王三十四年

杜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

春西狩獲麟

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

冬獵曰狩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

車子微者鉤商名

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鉤商獲麟

大野

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今濟寧州嘉祥縣西有獲麟地蓋嘉祥本鉅野分置也

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

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致麟亦不致指定是感麟而作大概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故不祥

後取之。

陳氏際泰曰西狩獲麟其論者非一家一曰獲麟而孔子始作春秋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為時幾何而汲汲操筆乎且麟不獲孔子終不作春秋否也一曰文成而麟至麟而獲也烏在其為瑞而可以應文成也春秋以天道終又非也春秋以天道終是即文成麟至之說而益彰大之凡此皆尊聖人之過而不得其實計孔子之作春秋或在定之末年或在哀之初年與夫哀十年之前後俱未可知也

杜註射小邾大夫句釋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所修之經

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釋來奔

杜註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以子路誠信故欲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得相與要誓而不
小邾射以句音亦反釋來奔。曰使季路要平声

左翼云信近於義則言可復義所以全信也魯人但欲全信而不知向義則全信適以害義矣言必準義不肯輕諾射所以重其要也提出義字何等嚴正

魯云數語耳有擔當有斟酌季文滅武與數百言反不及也○觀此宜夫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其由也與

須盟

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

謂魯國

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

何辱於子而不與邾射要言

言魯若有征伐之事於小邾

我不敢問其伐之之故

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

雖戰死於小邾之城下其亦可也

彼謂邾射竊地叛濟成奔不臣於小邾也

是以射為義也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

十四年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六月宋向魋自

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

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向氏出自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恃寵驕盈為景公之患害

夫人景公之母驟數也數請桓魋享飲因討之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

尚未及享

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

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公

宗廟所在

偽喜於受賜

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

此篇敘向魋之亂而禍及其兄併牽其弟卒終之以牛之死竹者深有關焉故於末段詳叙潔身去亂流離失所以致其太息之思而於前濃寫向巢一段以形激之至於叛巢奔衛本事則用兩對之筆寫還正文最有結構文字

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

私家甲兵之備盡往享所

皇野司馬子仲

年少而我長育之

曰。余長上声。魁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

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去声也。而况人乎。

左師向魁兄向巢也。先劫其羽翼。

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

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

又奏樂

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

教皇野告向巢之言曰。有迹人來告於君曰。迹人至。

迹禽獸者

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魁未來。得左師

皇野稱公命止此

君難以游戲告大臣

嘗試私請焉

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

皇野與向巢共乘而來

告魁作亂之故

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去声。至。公告之

向巢下拜懼不能起

使公與之要誓

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

逢澤地理志云在榮陽開封縣東北孔氏穎達曰

雖不能大言滅親亦不敢助魁為亂魁之凶餘不相違焉六卿之內公獨與皇野謀亦知其忠悃可恃且有權略足以定變亂耳
又云每食擊鐘既食又奏左師侈大居然一君矣公欲往召不敢造次若非子仲逢澤之田誘之使來其聽命與否尚未可知受命往伐又欲質大夫併取曹質以自固首鼠兩端罪與魁同不待民叛之而知其罪大不可入也

宋都睢陽去開封四百餘里故杜以遠疑蓋宋都之旁別有逢澤也

言雖誅魍要不肯負言使禍難及子

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魍之不共。平声

瑞符節所以徵兵

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

司馬之族黨與魍無怨者

司馬之新臣

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

桓魋弟

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

向魍也

魍欲入攻君

亦桓弟

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

張海葦曰。子車之止桓魍。猶知有君也。概謂其與司馬同惡。冤矣。

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魍遂入

音支

巢不能克。魍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

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

以便還入國

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于弟而質之。欲以自固。

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魍曰。不可。既

左翼云。觀此舉。巢不如魍多矣。可知巢之罪大。而于仲之先勸公召此人。極得要著。

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

上声

之。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

前要誓之言

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

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

言我則有罪不可復入國矣

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

牛亦桓離弟

珪守邑符信皆致奉於宋君而出奔

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

衛大夫

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

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

陸云似此坎

坳宜其憂也

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

俞云此非必一時事總言又不與雖同國死非其所曲折悲涼

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

阮氏魯人也邱與泰山城南縣西北有與城錄其卒葬懸賢者失所

若庚反或

東郭之門外阮氏葬諸邱與

初簡公使闕止為政有寵闕欲逐陳氏陳成子知之兄弟四乘如公殺闕止遷公於正寢公怒成子執公于舒州至是遂弑之而立平公

十四年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恆即成子名 士即簡公名

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

孔氏穎達曰論語錄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浴而朝此三齊而請彼云公曰告夫三子此云三子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彼於退而告人之下又云之三子告此無交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

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

策將 安在 齊國之民不助 陳氏者居其半

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

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

程子曰以魯之眾加齊之半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正明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

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

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辭不佞 季孫 嘗為大夫而 去故言後 如此大事故 不敢不言

史記曰齊田常既弑簡公懼諸侯共誅古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於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齊平公 十五年

敬王四十年 齊平公元年

哀公 十四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哀公 十四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

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泗水曲也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

弔為楚 良與地 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 所伐 貞子卒 飲於棺造於朝介將命

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

勞其遠來 辭其 言天時多雨 而水潦無時

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

恐廩然傾動大夫 貞子之死已為吳君憂 若隕其尸益增憂慮

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

辛尹陳大夫名蓋為貞子上介林註 以上介為貞子尸連上敢辭為句

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

備猶削也陳君使 不敢斥尊故 亡為貞子副使 言弔其下吏

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

陳無 其使人不為 福祿 天所愍恤

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於

廢棄行路之日用所供 欲圖一日遷其尸 至於兵以將君命 逆陳使人

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

無以正使之 尸入於國門 如此則是陳君之命不得 達於吳君而棄諸草莽也

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

新言左傳快讀

卷之十一 哀公

四十五

由江書屋

通篇都從尸上著筆第一層論以尸造門是奉命第二層論尸將事是行禮第三層并破其隕尸之憂首段看其鋪排鄭重中段看其翻駁痛快末段看其破解明白左氏臨了猶有宛轉圓明之文

授是委我寡君之命於草莽也此句傳中甚夥此而曰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只顧倒一箇委字而責人責己意思迥別用字之貴有賦

俞寧世曰平正通達不務為短險辭令絕佳一朝聘以尸二語妙有根據

左翼據禮貞子當殯於館不得以尸將事葬尹所辨皆非禮之禮也特吳至此勢已將亡楚人來伐陳侯不忘舊好使人弔之不幸而死越禮以納情也非義也辛尹善於辭令而又有朝聘以尸將事二語為之證據吳人不得不從委婉曲折情文兼至可稱妙品

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

朝聘道死以尸將事

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

遭所聘之國有喪如文公六年季文子如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聘而遇有喪之國亦可還而不聘也

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

即此校彼其為不可明矣 治國者以先王之禮防閑斯民 猶或有過越而不遵禮法

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

不納賓尸 是棄以尸將事之禮

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

唐士死者無以死 備使蓋自謂言我所以奉正使 者為穢惡而棄之 之尸以將君命無敢有穢惡也

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

苟誠也 吳君之所 雖過水潦而隕 除其尸於深淵

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

涉人駕舟舟子

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

音納

之

附十四年傳初孟孺子洩將圍馬于成成幸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納祖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註病謂民貧困孺子憾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聽共請聽供役使之命懼不歸不敢歸成也公孫宿遂以成叛於齊

十五年

春王正月成叛○冬及齊平

武伯即孺子孟懿子之子

城輸以備成

按本文三段合為一篇以其事屬一國一家不妨聯絡也而於篇章理法無容穿鑿附會矣仍各還其本段批評也可

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秋

權陳恆之兒子玉也

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

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

援將他人樹出終喪用兩不可知跌宕生情前層賓後層王也其著意只為善管故以甘言誘之思又思陳恆弑君夫子請討胡為子路背其師意而教採升木也夫齊其為陳氏嬰蘊且只背地沉吟大意豈賢者而反觀而奉承乎似不能無疑義杜註謂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於子貢見公孫宿則謂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說亦迂左繡左翼遂崇其說一謂歸成之功全虧子貢子路告我弟不過作引一謂成子雖屈服子貢若無子路善魯待時一語深入

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陳氏若能親善魯國以待天時之定

何必以魯為仇敵焉

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

我弟陳成子

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成即宿成宰叛於齊者

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見公孫成曰人

人皆為人之臣

而汝也昔魯叛齊

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

肺腑不得輸平也此皆
合兩段為一篇故不免
各執穿鑿之病

○對自家人說話直用
天理良心語輕敲細打
便自決肌淪髓宿獨非
人類乎那得不垂首下
淚對陳恆語又另換一
副心腸矣子貢辭令擅
長前後屢見而語意每
於渾厚中饒有倫脊自
爾令人屈服殊非子產
叔向所能窺及也後世
滑稽之雄那知聖賢固
有學問在

左翼云因他說事衛使
就衛生出議論借矛攻
盾絕妙波瀾是國策先
聲

禚當在濟南
禹城縣

周聘侯曰張悔葦謂近
舍成事而遠言謹關辭
不迫切而聞者足以喻
余謂謹關已歸而復齒
及則遠言謹關即是近
言成事也善為說辭其
此之謂乎

言子既叛魯齊
人亦將叛子

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

猶且叛魯 雖叛魯而無利可得 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 將安用負此不義之名哉

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

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 使景作子貢就館

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

意謂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

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

進之猶云向 前答語也

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

在定八年

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

齊侯致禚媚杏三邑於衛以答謝衛意 齊復齊車五百乘

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

二千五百家為一社社五百凡一萬 二千五百家以書籍之而致於衛 吳伐魯在八年 齊因魯為吳人所病

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

取魯二邑亦在八年 齊待衛厚待魯薄魯君是以寒心而恐懼 君能使魯之事

取謹及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

齊亦得比於衛之事齊 病之猶云害羞

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

新言石傳

闡 杜註在東平剛縣北今兗州府寧陽縣本魯國邑故剛城在縣東北三十里

以成邑歸於魯

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嬴齊地避魯也

經書十六年春王正月從告故也

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十五年

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

奔

子孔文

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慳昔同反孔氏之

豎小臣也

豎渾良夫長

上声又如字

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與伯寔通

穆通篇重寫蒯聵入國輒帶衛輒出奔一輕一重是非顯然亦本夫子不為之意與正名之說而來非左氏男生一番子奪也看他敘莊公之入入得奇巧敘出公之奔奔得容易并連及季路之死傷於義高柴之出當乎禮而孔子遙決

二子之存亡亦由揆禮度義者也雖不置軒輊

一矣字猶是傷惜其不得其死然神味則可知

作者左父右子之意隱然見於言外矣而馮氏

謂不貶季子便是不與蒯聵非惟不睦傳義并

不睦禮也至末段敘莊公欲去故政則又有說焉

拘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見亦屢矣兄弟爭國而外

有父子者此其僅事也惜乎夫子正名之意卻

被野由插斷遂令後人

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

使良夫請太子

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

軒冕皆大夫之車服

雖三犯死罪不得與典刑

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

去声

良夫為太子請入國於孔伯姬

昏日夕時

太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

於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

去声

寺人羅謂是姻婚家妾

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嬾寧問之稱姻妾

新言石傳

卷之二十八 哀公

四十九

由

顛倒當時若遇一貢必有一番問難而聖訓顯矣而大義明矣然每書必曰衛世子蒯聵書世子者正也非即正名之義乎而究何疑乎雖然衛世父子皆鴟鳴也殺母拒父殊途一轍抑亦天道之循環無肩勞人齒頰所可論者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孰真孰正必有能辨之者乃無何入戚者十四年以一豎而能納之納何易也定位者十四年甫聞亂而即奔之奔何易也知舉朝皆不滿於出公而惟孔悝是賴孔氏亂國無與立矣不速奔何待不然季子死難而外無復有季子其人焉者如此可想矣

按欒寧告季子不是為輒而告季子燔臺半亦不是為輒而燔一箇為孔氏老一箇為孔氏幸老欲救孔悝知力不能敵故委任於宰幸不宜救其主乎宜也宜則義矣只是不曾會悟到父子爭國上去胸中橫著利祿救患四字牢不可破率其一往之氣遂成

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

竟往伯姬內室

介被與載豚相從欲以爲盟○猴音加

先大夫與五人介與猴從之迫孔悝於廂

孔氏專政劫孔悝強與之盟欲令逐悝

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

章夜反

時季路爲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召音邵

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

子羔孔子弟子高柴時爲衛大夫

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

及已

可不必踐其患難

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

既食其祿不逃其難

敢衛大夫守其門

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人

責公孫敢平時求其利祿臨患難而逃避

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

拔不爲此既利樂其食有患難必欲救之

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

適有使者開門而出季路隨身而入

匹夫之勇良可嘆也不
然輒已奔矣將救何為
若燔臺牛必舍孔叔語
意甚透或責其仕權門
則近刻矣

我必繼孔悝
以攻太子

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

燔燒所居 必懼而
臺之牛 舍孔悝

太子無勇若燔音煩臺牛必舍上声孔叔太子

二子同太子在臺上
故使下臺以當子路

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於滅敵子路以戈擊之

斫斷子
路冠

斷丁管反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

獨莊公出奔晉趙鞅納
之于戚可謂外有援矣

蒯聩既立以輒之
臣執政者為己害

按欲盡去故政即是孔悝良夫輩恐其
功故也有後數篇可玩若是輒之執政何

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

絕無
表見

離與
罹同

子謂滿成嘗試也言
請子亦言其離病於

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

外之苦意
欲去之也

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知莫夜之戎旋在戎州
已氏戮其子而并殲其
身社稷宗室莫我觀焉
洵足慨也左氏敘其害
故政於篇末以伏下文
之基深有味乎其言之
矣

衛莊公崩
曠元年

極王四
十一年
十六年

新丁三年

哀公

五十一

山工書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二人欲伐莊公不果故奔

衛大夫名肸

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於

周曰。蒯聩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

以衛為周室同姓

晉趙鞅納之於戚戚在河上

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

使我得繼衛國封疆之守

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

有獎無勸衛弱國也天子以肯失志預為料破無之矣左氏有意取巧者也如不然左傳豈真屬漢儒偽造乎

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

我嘉美汝能繼成其父之世業

還居侯爵之位次

天子自稱一人

沙往謂

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

方按汝以休福若不敬謹祿次不保全天休

雖後悔恨不可追及

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仁覆閣下謂之
旻天弔恤也

杜註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必有誤○林註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正義鄭玄禮記註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然傳記皆不載孔子之諡至漢王莽謚孔子為宣尼而鄭以尼父為因日字以為諡則誤讀傳文以字而作此解耳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

愍且也不且為魯國雷此一老

使之屏蔽我一人以在君位

不愆遺一老俾屏

必頌反

余一人

必頌反

以在位

求營反

致我榮榮然如在疾病之中

稱其字嘆息而傷悼之律法也言喪尼父吾無以為法也

榮余在疾。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

卽以夫子之言斷誄夫子之失失志二句先解昏愆尚是泛說下四句實解禮失名失倒結君子極簡老之文

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

昏迷者必失其志

愆過者必失其所

孔子在生而公不能用

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

俞寧世曰以威儀決定之先亡以文辭決哀之不沒得聞夫子之文章信矣夫

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

其後哀果孫于越卒於公孫有山氏

之。

十六年

楚勝殺公子申公子結公子閻

公子建平王之子被費無極之讒害遂出奔宋事在昭十九年

城父楚地時建居於此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

音避

昭二十年宋華氏作亂太子建避禍於鄭

以禮待建

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

乃求復於鄭○求復欲為晉作內應耳故用乃字一折此即是禍胎

鄭人復子建待之如初禮

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

子木即建也杜註云請期而行襲鄭之事是晉使人來鄭會子木而私約日期鍾云當作請期而行非也據此則建猶在晉請期而後往鄭也

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

鄭所與建之邑 訴建與晉謀約期之果否 省察其事 乃得晉之謀者於建所

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

葉公楚縣尹沈諸梁

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

字子高僭稱公也 誦詐而好作亂 無乃為害於楚

公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

誠信而有勇 必不為害 舍置於邊鄙之邑而不使在國

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

使為藩屏之衛 周親也親 愛仁人 率循也循 行義事

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

新丁亡傳九讀 哀公 五十四 由工書屋

此篇敘白公之亂作兩截讀何患弗從以上敘白公之亂致之者子西葉公在蔡以下敘白公之亂定之者子高致亂者是實定亂者是主故前段即插入葉公而未單收老葉中開出色寫葉公而前後卻有許多奇人奇事奇語湊成一篇奇文

王或庵曰通篇斷續極組織之工一經一緯一起一伏有多少奇正變化之法在讀者須一一會領 序太子建落到白公不過一筆序白公之殺子西與葉公之殺白公亦不過一句非百分洗刷不過如此高潔後人知洗刷者絕少掩泥帶水無限穢惡而應幕繪鋪張虛印一字不會寫盡以繁為詳以略為簡矣之遠矣

俞寧世曰全篇只寫得信詐勇亂四字于西辨不明所以罹禍葉公識得透所以成功 白公

之復與子胥異子胥之父無罪白公之父有罪首段最敘得有力

鍾伯敬曰看復字甚深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似為此補一註脚

按平王生五子子建被讒而出其四子者太子壬子西子期子閻皆以仁讓為懷者也而存楚之方則又全虧于西是子西非不能辨別道理只是不忍其兄之死而必為之立後仁人之愛周公之使管叔似也公不憶叔以殷叛亦猶西之不憶勝以曰叛也皆君子之過也吾不忘也

與而長之兩語胸中曷嘗有芥蒂哉以是不悛也希共諒之

以下奇情瀟灑而出使人應接不暇

凡有所言必欲復行

而求勇力敢死之士

將有復讎之私意乎

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

復不仁之言不可謂有信也

期非義之死不可謂有勇也

子欲召之後必悔之

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

白楚邑名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

以鄧殺其父故

言楚國新復政令猶

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鄧子西曰楚未

未得節制

吾亦不忘汝之讎也○就壞在此一句軟欠是禍基

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之許之未

未及興兵

楚與鄧盟

起師晉人伐鄧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鄧

以子西比鄧人

言我復讎不遠在鄭而近在子西

厲磨也

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

三孫謂勝

言我平日直名聞於人

汝問我而我不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

以實告豈得為直乎

我磨劍欲殺汝父

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

言勝如鳥之卵我如鳥之覆翼而長育之必不害我

楚國用人為官次第

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命

彼何為而作亂

言其卵翼之語出言狂妄

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

若使子西得以自死我乃不知悛改仍

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以勝為善勝謂石乞曰玉

子西

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

五百人

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

熊宜僚楚勇士

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

告以作亂之

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去声

陸云此曰字寫石乞沉

息時恍然有得神致

俞云辭之可謂周仁之

信不動可謂率義之勇

告之

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

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

事君不可以弗終抉鳥穴豫章以殺人而後

不可以無

葉小

挾挑也豫章大木以效其多力

哀公

平六

慎汝陰慎縣也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西北有慎城

俞云文章有簡勁之妙

有游行之妙能宜一段

簡勁處也葉公免胄

以游術處也簡勁而生

動游術而適勁乃古人

神技○愚謂尤有奇中

夫正之妙濃中見淡之

妙此文前後皆奇皆濃

如焚庫弑王一段商議

子聞被劫一段話頭平

鋪直敘其正如聞其

斤丁二傳九讀

殺齊管修而後入圍公陽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其淡也正以奇而益新淡以濃而益顯烘雲託月之筆文情確有畫

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

焚庫以息觀觀弒王以絕觀望

可弒王不祥焚庫無濟將何以守矣乞曰

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

蔡遷于州來楚并其地葉公居焉方城楚山名其人皆謂葉公曰

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

可以入國討白公矣 子高葉 險循惡也言人行惡以圖微幸者

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

斷續離奇之妙

陸提而入得勢得神下文虛住左翼云弗從下直接欲以子閭為王提葉公在蔡從中隔斷為下葉公亦至生脉兩邊夾杖極

無饜則必不安譬如物之偏重則必離散欲俟其斃而後討之

管修楚賢大夫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人心不附遂入討之

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

平王子啓前五辭王位者

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

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

而後庇覆以及乎我

若藉專利益其身

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

寧死不肯從命

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

王或庵曰初提葉公者二中後提葉公者再末提沈諸梁者一每提俱有精彩灼灼動人

愚先入門時可不曹使
民咸知葉公至矣人人
奮心既入後則皆肯恐
盜賊之矢若傷是絕民
望也兩日都是要從

白勝禍楚之敗
豈可以自保乎

葉公使箴尹固司
國人以討白公

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

逃入山中
自經而死

微匿也白公之
黨藏匿其尸

○了結白公隨帶石乞
以完亂案筆意到

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

長者謂
白公

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

言汝若不言
我則烹汝

此白公作
亂之事也

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

此乃理之
所當也

烹亦
何害

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頽黃 今在江南寧
國府境

王云一結不過數語而
精雄包括有萬里長城
之勢由其氣厚而力大
故能託得起蓋得住也

燕勝弟簡
黃吳地

王孫燕奔頽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

寧子西之
子子國

覓子期之子使二
人各襲其父職

而葉公仍終
歸老于葉

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于葉。

十六年

衛太子疾請殺渾良夫

國之寶器
輒皆將去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

將密謀故屏左右而已代執火於君
○舊而言字連上句似代執火者說話了

疾莊公子亡
君出公輒

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

新丁左傳九讀

卷之十一

五九

哀公

按衛莊甫立即遣伯姬
誠負恩矣良夫如之幸
賢也姬被遣伊能不默
恙乎當亦危不自安矣
公能推服心而與之謀
則其受寵也必殊召輒

得譽策亦近理非有惡念也太子知材不勝輒故先劫公盟猶懼名輒之計行於是乃請殺公不曰諾而曰諾哉猶云也罷哉字聲情有免三之餘思焉或將哉字作喜不自勝者謂良夫有納輒之意皆屬虛懸只是特能驕功目無太子以致速禍小人之得志往往如斯也不足慨矣

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

召輒歸擇二人之材長者而立之輒若不材

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與豨從

可廢其身而得其器小臣以良夫之言告太子疾

己劫公而強盟之乃請殺良夫公曰其

言我前與之盟免其三死太子曰請與三罪之後再石罪即殺之

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

哉

敬王四十二年 十七年

衛人弑莊公晉人立公子般 秦愷公卒 師齊人立公子起執般師 子共公立

衛侯殺渾良夫

於籍田之圃新造幄幄皆以虎獸為飾 求一名字 冠冕之人

春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

始食以落成 以良夫應 求令名 衷甸一轅 卿車也

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

紫衣 音服 食而熱故偏 不釋劍 亦不敬

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

新丁左專決責 哀公 六十

諾哉後即接寫此段寫得談笑戈矛使人咋舌筆力駭疾與之相肖也孫執升曰良夫代執火者而言與徐湛之秉燭壁同一機密而皆不免以謀露而敗太子數以三罪而殺之洵是除惡狠手然則名客固須擇人即彘會亦殊難赴也

援前言請三之後有罪殺之此番詭行不惟暉不及料即公亦茫然不解也故絕無一言太子實狠毒矣故下篇接寫其極之事

晉趙鞅圍衛

此篇作兩層讀前寫趙鞅乘輿而來後寫趙鞅與盡而返而太子使椽未卜戰齊兩語間中又為蹟死恆強各各伏案妙筆

數三罪紫衣袒裘不釋劍○正義曰三者皆信過於君衷旬偕卿耳故不數

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志父趙鞅名言莊公自晉入戚我實

主其若或也請莊公來朝或使太子來朝以免我於罪戾

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

君若不來晉君必曰是志父教其莫來

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

椽欲怒晉以伐衛而亡早得其處

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

子玉即陳權使釋囚服服其本服

權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

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權曰無辟

言必欲敵晉言汝不必來致師自將往戰

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焉簡子曰我卜

畏子玉而還

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十七年 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楚既安寧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眾以侵楚。既寧。將

命將下相皆以葉公為主各以一人作陪前詳後略平彼而有側勢亦一變格也

取陳麥。楚子問帥所類於大師。子穀與葉公

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以伐陳者

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去声

可使為帥

言右領左史皆楚賢官

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所類

懼號令不行

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

楚武王

俘也。武王用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音了

子穀語亦自說得事理明透幾疑無以難之葉公只須有賤而無德一語輕輕解卻眼明知鏡筆快如刀乃有此樂

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用楚文王

實能滅申息二國以為縣

封眡北至於汝水

以為令尹。具縣申息。朝陳蔡。封眡於汝。唯其

唯在任用得當

諂疑也。一作本作諂字

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

新言及傳世言

卷之十一

哀公

五十二

城中有昆吾臺亦曰昆吾城也

此篇終刺曠之事也

兩截讀上半敘其見出於晉伐下牛敘其見殺於戎州上平於妖夢著精神而親筮貞卜種種虛心作兩層寫出下半於眾怒著精神而剪戎髮已種種食暴亦作兩層寫出一晉立般師一齊立起收管相配亦以遞爲對章法

撥妖夢爲災妖夢非能致災人自致耳莊公以無辜而殺良夫固是冤對果能修行仁政無愆於心雖百祟若我何而乃貪暴無厭以速戾于厥躬所謂自作孽不可追也作者首敘妖夢作引句調奇濃而意實不重以下逐敘惡行只用輕清之筆寫出眾怒難犯途令上文幻意皆真左氏運虛如實之法往往見於筆端無不入情人理後人以矢誣譏之其誣亦非後人能及也

鄆 衛地東郡甄城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

謾語也擾也亦謂喜也

北面而謀掃去曰登此昆吾之虛去魚反絲絲生

大之功使衛侯得國如瓜之如生然○瓜叶姑本盟免三死乃并一時之事而數三罪故叫天無辜

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

胥彌赦 衛筮更 曰此夢無妨蓋畏公與彌 救邑 真致也致納其邑而逃恐夢驗而獲罪也

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而逃奔宋

此卜夢 止小 之吉凶 又反 彌赤也魚 勞則尾赤

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

此魚○周云方 ○顧氏曰商焉大國爲句言邊於晉羊與衍同 國將見滅亡○劉炫以亡與羊

方蒲郎反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

○一說實汗 徒踰叶山

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代衛入其郛將入城

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

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

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音緇入般師出

問所見者何地 從者以戎州告

初公登城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

新丁左傳快讀

卷之二十一

哀公

六十四

由五書經

戎州

山東曹州府曹縣有楚邱

故城漢置已氏縣以戎州已氏而名也

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

剪壞其城邑

使公匠久不休息

石圃未及而難^{去聲}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

石圃衛卿名惡之子

皆應

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

戎州人攻之。夫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

殺疾及青

已氏戎人姓

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已^{音紀又音}氏。初公自城

○馮云此事若與上事併敘便少生動之致

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若存反}之。以爲呂姜

髮剪也

呂姜莊公夫人

鬣益髮也夫人髮少

髮^{大計反}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

鬣他人髮以益之

公既入已氏之家

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對得尖巧卻又老實

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

靈公

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

左鄧云無遠叫天不假手於晉師而洩自於衆怒已氏爲一女子下手尤辣而死者之宛生者之恨一齊發洩讀至此當浮一大白又云怨不在大亦不在多也子以一婆婦而喪其城衛侯以一髮婦而殞其命匹夫匹婦一能勝于古人豈欺我哉

潞齊邑

公會齊侯盟于蒙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

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

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

魍武伯曰然則誰也

敬王四十八年

敬王四十九年

敬王五十年

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今屬山東沂州府

寫武伯妄自尊大處自張其君後且以自張高不過九古人以為難於此益信

按武伯以禮責齊侯稽首齊人怒不敢言意中遂謂齊可欺也借此失禮之秋我魯執牛耳以先齊齊必無顏復爭齊且下而諸侯執不下哉此武伯之志也故自然則疑也

武伯名吳大國衛小國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執牛耳即高柴

發陽則也在二十一年石魍石曼姑之子

衛侯起元年夏石圃秦厲共逐起山公輒復入公元年

衛出公復入元年

晉定公卒子錯立是為出公

敬王崩于元王立

林氏曰按左氏敬王崩在是年世族譜敬王四十二年元王崩子元王十年春元年

秋之傳終矣史記
周本紀及十二諸
侯年表敬王四十
二年崩子元王立
則敬王魯哀公十
八年崩也未知孰
是

越圍吳

趙孟襄子無愠時有父簡
子之喪為吳故所食尤降
家臣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

禮為父母斬衰三年
此親愛之極重者也
稱大夫亦曰主令
主又降于喪食
必有

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既乃有故

在十
三年
先主謂
簡子
質盟
信也

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如字

嗣子襄子自謂言我若不棄先
人舊業欲敵越救吳以全舊盟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

此篇見晉憂吳而不能
救為越滅吳起本末段
似屬贅附於通體文意
不入卻不知正緊與起
處降于喪食對照也蓋
旁人猶以先人之故欲
繼舊業不違寧處而夫
差為越生憂且閉閉然
說閉話問閉人縱晉國
能及好惡同之其與幾

晉吳相距甚遠救所不能及○玩楚隆請往
嘗之則趙孟非遠不能及畏力不及越也

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

或使吳主亦知汝
憂救之意如何

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

我請往而
○本為吳而來乃先造
越軍明明是畏他強

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閉上國

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

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

不從不
○必請然後敢往吳軍
遂意
若不許如之何處之

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

大夫稱老無恤趙孟名

使我謝不能共役之罪言未得來救

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

○按此君應有寡字

志父趙簡子名

得與者侯奉齊一之盟

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

吳有越人之難

言本要來救

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

但道遠恐軍行不及

非晉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

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戎以爲大夫

簞小箚也行珠於楚隆以問趙孟問遺也

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

言句踐將欲我生受其憂患

使我求死而不得矣

自喻以所尚不急猶

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

溺人不知所爲而反以爲笑

我將有問於汝

史黯晉大夫蔡墨昭三十二年史黯謂不及四十年越其亡吳乎吳王感此而問之

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

進在朝死

退在居室

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

宜其得爲君子

附錄越滅吳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益越人以歸○註甬東越地甬音勇越人以歸以吳王之尸歸

宜哉

元王 二年 晉出公 元年 二十一年

蔡成公卒 聲公立 元王 三年 二十二年

元王 四年 二十三年

元王 五年 二十四年

晉人來乞師

晉人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

在信二 十六年 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

在成 二年

○禮記 一句 以臧氏世勝齊 故曰乞靈臧氏 石帥帥

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

齊邑 晉軍吏令繕治 戰備而將進取 大夫 莒章齊

師會之取廩邱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

言君卑小 去年荀瑤勝 齊禽顏庚 取廩邱 奉與也

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

言君卑小 去年荀瑤勝 齊禽顏庚 取廩邱 奉與也

焉能進是德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

使太史 謝其勞 班還矣 章所料 在軍 行

餽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

窮來乞于魯情豈得已乎不主他人而獨主臧氏以臧氏世能勝齊此回必不無功則魯齊之衷勝亦見矣開口極力奉承落後極力展謝而終不能大難齊人蓋君卑政暴早為齊人所逆料也作者即以是斷其乞師之由主臧之故於夾縫中見之其旨微矣杜註謂終臧氏有後於魯似亦強

禮不度敢展謝之

所餘之卒不如禮度

二十四年 立公子荆之母為夫人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

宗人禮官釁夏其名

使其獻立夫人之禮 謂無此禮

言汝為宗禮之官

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

武公

人國之大禮也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

孝公惠公惠公元妃孟子桓公夫人之諱其後多姜姓夫人

娶者為夫人之禮

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

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假如彼則說有此禮如此則說無其禮使公自思其果如彼乎如此乎宗人可謂以木濟火者此云憶禮教大做之時而猶有秉禮之臣可見周公之德之長也後世國當全盛而亦有行此專者無臣焉為之秉禮首也無其臣斯德之所不長歟

先圖圖說簡無之待其言話然後一一破之此種說法大為國策開山亦文章風骨之所趨也

元王六年 二十五年

杞哀公 衛人逐出公輒奔宋而立靈公庶子公子黜是為悼公

公至自越

去年公如越至是方歸

迎公於魯南鄙之地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為公 見康子 對公 言二子不臣 請君盡極御 武伯 白 之言甚多 以觀之

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請君盡之公

祝上 毒酒 此言毀重之貌

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

饒武伯名請 武伯酒

季孫曰請飲去声 毳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

按提郭重僕見公如越之初三家皆不肯從公故并無一人在其左右而今始來逆是當初已有惡萌矣豈待今日機鋒哉 何肥也猶言從公出門數月到吃胖了是誠他所以不辭跋涉者徒備發也不是昔毀其貌故公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我以居守之故 不得從君以出

克免遠 行之役

而重從君遠行勞瘁不宜稱其肥

臣是以不獲從

去声

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

言重平日食言多故爾肥 蓋借重以激三家之食言

君臣以言語相猜故不歡樂

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

諛二子皆忌郭重從公特康子為人狡猾鋒鏘不甚露耳公亦識其語中帶刺故不肯舍忍牛句宜乎有惡抑或二子恐郭重播弄是非乃因是以怙之也

樂 公與大夫始有惡

附錄二十四年公如越傳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註太子適郟越王句踐之子得相親愛也太宰嚭吳故臣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因賂太宰而越遂止妻公之念

衛悼公 宋景公卒 元年 昭公立

元王 二十六年

哀公

城鉏

今衛輝府滑縣東有鉏城水經注濮陽西南有鉏邱城是也

衛出公以弓問子貢

去年出奔城鉏城鉏近宋邑

古謂遺曰問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

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

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

武子即當時假子此甯俞云孫世子未詳

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

在襄十四年

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于熊子

揚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此種應酬端木亦受教於夫子者矣以不答答之而令人自付乃真春風和霽氣象物類受其長養而不覺也若孟子則不其然矣

雙起單結前後都是賓筆主位只中間一句點醒輕鬆極矣

在襄十六年

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

子鮮獻母弟子展獻叔父

孫寧皆大夫

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

大雅抑篇及言國無強競周頌烈文篇惟在得人

四方指天下而言順從也

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

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

摘錄衛輒出奔傳二十五年夏五月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褚師比獲而登席公怒褚師比出公載其手初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奪司寇亥政投公文懿于之車于池而又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以其弟期為司徒夫人寵襄期遂得罪公使三匠久又使優狡盟拳彌以辱之而又甚近之故褚師比公

上已結過不識下引詩又是推廣一步挾進一層法

孫月峰曰衛輒以罪出奔衛輒以子拒父此人倫之大變子貢既知夫子之不為矣此所對使者之言涵蓄有味而不為之意卻在言外

孫彌子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謀以攻公彌子即南氏要即懿子也拳彌以近幸而先入公宮子士請禦之彌曰眾怒難犯公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君速行彌乃載寶以歸懿子逐祝史揮揮如公所在有寵使如越請師其明年越人謀納公眾重賂越人師還立悼公輒遂率於越○按衛輒亡國與父一輒報復之響如此惜乎全其首領以沒而較乃父之天譴為更輕何哉

宋昭公元年

二十七年

至尊子真定王介立八年

公孫于邾乃遂如越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

史記作定王介世本司馬索隱蘇氏古史并作員王皇甫謐稽古錄并作真定王

雙調突起又一手法左長了筆意不窮如此

多生開隙

患君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去声公游于陵阪

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

問我可得以壽考終否○問得亦妄

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

即有山氏

如公孫有陘氏因孫去声于邾乃遂如越國

第一筆先透後段第二筆次引中段對起遞承順逆有法若將君臣多閒提在前欲以諸侯去之提在後便嫌其平板矣左翼云突以及此問若死在其手問得奇突對以無由知之若竟不許其死然答亦怪誕三問卒辭不對何等跋扈一妄一侈鬚眉逼肖至今猶活君臣猜忌至此雖欲頃刻相安不得矣孫邾如越固公之妄亦三桓之侈激之使然豈得已乎只想像一侈字是何形狀公焉不患特無所以處之而欲以諸侯去之不免於妄先提後

斤丁一

哀公

七十三

較筆法簡捷

鍾伯敬曰此昭公所不得之季氏者而哀公欲明之三家乎昭公自為之哀公藉於人以為之一解不如一解矣漢末其法以除宦官而漢隨以亡庸手作法流禍可勝道哉○愚謂昭公之材過於哀昭公之臣賢於哀公為欲去一季再再三請而後許此何足為國人皆醉也其能過此試乎傳用一妄字

施罪於有山氏以公自其家出也終子貢君其不沒于魯乎之言

人施公孫有山氏

史記曰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沒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于有山而不歸國未可信也○綱目前編曰按魯昭在外非不久魯未嘗別立君也今立其子寧則是哀公沒于外矣未及告立而沒於有山事或有之夫不薨於位猶道死也雖謂之不沒於魯亦可也

此本春日潛菴舊藏最可快讀之書也

明洪癸未十二月刻於嵐山之

克己齋中信天翁獻



新言左傳快讀卷之十八終

